

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

三國晉第四函
函十冊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六

虞翻

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太宰王朗曰爲功曹孫策平會稽復爲功曹出爲富春長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司空曹公辟皆不就孫權曰爲騎都尉徙丹陽涇縣後屢忤指徙交州十餘年卒年七十有周易注九卷周易集林律厯一卷國語注二十一卷論語注十卷老子注二卷太玄經注十四卷集三卷

案隋志曰翻屬後漢

今考翻卒在權稱尊號之後宜編入吳

上書吳主權

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厯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

輕鼠雀性輒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
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
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
仰觀巍巍眾民之謠傷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
勝悲慕逸豫大慶悅已忘罪

虞翻傳注引翻別傳曰權
即尊號翻因上書云云

奏上易注

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已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
六爻爲六十四已通神明已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
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
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
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
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
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已飲

大四百八十八
小五十六字

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已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

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

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已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幸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已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已示世

吳志虞翻傳注御覽三百九十九並引虞翻別傳

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

臣聞周公制禮已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
玄所注尚書曰顧命康王執琖古曰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
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爲濯曰爲澣衣成事洮字
虛更作濯曰從其非又古大篆而字讀當爲桺古桺而同字而已
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
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琖曰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澣衣
古篆而字反曰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
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曰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
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
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
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

吳志虞翻傳
注引翻別傳

追與客書

大五百七十五
小五十三字

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可宜乎

吳志虞翻傳注

引吳書

與丁固同僚書

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

之後惟此君嘉耳

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山陰丁覽字孝連爲郡功曹宇始平長覽子固字子賤孫休時爲

左御史大夫孫皓卽位遷司徒

與徐陵書

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

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太末徐陵字元大爲零

陵太守時朝廷俟呂列卿之位

與士仁書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

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

軍不安幸熟思焉

吳志呂蒙傳
注引吳書

與所親書

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已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

吳志諸葛瑾傳

與某書

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之勿怪老癡譽此兒也

御覽四百九十
又七百三十九

與弟書

長子容當爲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聖受禪父頑母嚚虞家世法出癡子

御覽五
百十一

有數頭男皆如奴僕伯安雖癡諸兒不及觀我所生有兒無子伯
安三男阿思似父思其兩弟有似人也去日南遠恐如甘蔗近杪
卽薄

御覽九百
七十四

朱治

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靈帝時爲縣吏察孝廉州辟從事孫堅
已爲司馬行都尉獻帝初行督軍校尉太傅馬日磾辟爲掾遷
吳郡都尉建安中領吳郡太守孫權統事表爲九真太守行扶
義將軍黃武初封毗陵侯拜安國將軍徙封故鄣

說孫賁

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華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
定六郡特已君侯骨肉至親器爲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
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爲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
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

北無已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
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撫
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主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
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
已師旅因之已饑饉已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
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
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已千里豈不惜哉

吳志朱治傳
權從兄豫章

太宇貴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
貴欲遣子入質注引江表傳載治說貴

朱然

然字義封本姓施朱治姊子爲治嗣孫權統事爲餘姚長遷山
陰令加折衝校尉尋爲臨川太守拜偏將軍已禽關羽功遷昭
武將軍封西安鄉侯進虎威將軍尋假節代呂蒙鎮江陵已破
蜀先主功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後改封當陽侯拜車騎將軍

右護軍又拜左大司馬右軍師

上疏討馬茂

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
方舟塞江使足可觀曰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

吳志朱然傳

朱績

績字公緒然子爲郎拜建忠都尉遷偏將軍營下督然卒拜平
魏將軍樂鄉督孫亮時遷鎮東將軍後拜驃騎將軍孫休時遷
上大將軍孫皓初拜左大司馬

與諸葛融書

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
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

義

吳志朱績傳

吾粲

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將軍孫河表爲曲阿丞遷長史孫權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尋爲參軍校尉黃武初遷會稽太守拜昭義中郎將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被譖誅

召處士謝譚教

夫應龍已屈伸爲神鳳皇已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

重淵者哉

吳志吾粲傳

陸績

績字公紀吳人孫權統事辟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卒年三十二有周易注十五卷太玄注十卷

渾天儀說

先王之道存乎治厯明時本之驗著在于天象夫法象莫若渾天渾天之設久矣昔在顓頊使南正重司天而帝嚳亦敘三辰堯命

大四百
小二十八

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舜之受禪在璿璣玉衡曰齊七政
曰數者言之曩時已立渾天之象明矣周公敘次六十四卦兩兩
相承反覆成象曰法天行周而復始晝夜之義故晉卦彖曰晝日
三接明夷爻象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仲尼說之曰明出地上晉
進而麗乎大明是曰晝日三接明入地中明夷夜也先晝後夜先
晉後明夷故曰初登于天昭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日月麗乎
天隨天轉運入乎地曰成晝夜也渾天之義蓋與此同仲尼歿大
道乖諸子穿鑿妄作乃有蓋天之說其爲虛僞較然可知渾天曰
日出地上則晝故易曰明出地上晝日三接又曰晉進也日入于
地則夜夜則明傷故易曰明夷傷也又曰初登于天昭四國也後
入于地失則也尙書寅賓出日寅饌納日曰此言之而知日出入
于地審矣若不出入于地則何緣得有晝夜明闇乎天半覆地上
半周地下繞地而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若天半右覆地上半

不在地下二十八宿何故更見更隱乎由此言之天乃裹地而運
信矣此是昏明之大術也天之形狀圓周渾然運于無窮故曰渾
易曰乾爲天爲圓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健此
之謂矣天大地小天繞地半覆地上半周地下譬如卵白白一作
繞黃也揚子雲太玄經曰天宮窿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
知天裹地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八十二度八
分度之五覆地上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周地下故二十八宿
半見半隱日月出入以成昏明也北極星北方偏出于地三十五
度南極中偏入于地亦三十五度南極北極天軸所在轉運所由
譬車之有輪所以自行也眾星皆移無常惟北辰守中不易是日
知其爲天中也天傾故極在中北仲尼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
星拱之又太玄經曰天圓地方極樞中央動日厯靜時乘十二日
建七政是日堯典曰在璇璣玉衡日齊七政此之謂也繞北極七

十度之外常在地下不出地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

三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

開元占經
一又二

閏月無中氣北斗斜指二辰之間

御覽
十七

渾天圖

魁星第一星主徐州第二星主益州第三星主冀州第四星主荆

州第五星主兗州第六星主揚州第七星主豫州

開元占經
六十七

太玄經序

闕達大節

北堂書
鈔九

述玄

續昔常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楊子雲所述太玄連推
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鄆州奇將
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
深索玄道真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閒粗覺其意於是

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
曰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續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
爲深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
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
先王詢于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曰仲子解爲本其合於道
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曰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
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子失
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閒義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
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續不敢苟好著作
曰虛譽也庶合道眞使玄不爲後世所尤而已昔楊子雲述玄經
而劉歆觀之謂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
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言
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玄其傳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班固贊敘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楊雄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楊子雲之言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曰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已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曰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已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曰待能者續論數君所云知楊子雲太玄無疆也歆云經將覆沒猶法言而今顯揚歆之慮尋於是爲漏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顧譚與君不見也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漢之四百其興乎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迹

速其最復優乎且曰歆厯譜之隱奧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尙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倫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已待能者子玉爲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經之爲乎驗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歎曰師曠之調鐘俟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睹信哉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韜眞含道通敏叡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達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已爲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毀楊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焉桓譚之絕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平子處其將興之期